

寻找消失的古国

滇国:神秘消逝的青铜器王国

尹凝

在两千年以前,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与当时的西汉王朝同时存在的王国。这个王国叫做滇,它非常的富裕而独特,有着辉煌而发达的青铜文明,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有着活人祭祀习俗的古国之一。可就在汉武帝赐滇王印之后不久,这个曾经创造了辉煌青铜文化的古国却突然从历史中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它的臣民去了哪里,也没有人再提起云南古史上的这段辉煌。古滇王国就这样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不知有汉”的神秘国度

“夜郎自大”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成语,许多人都知道它的典故。可是,“不知有汉”,夜郎王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滇王就曾问汉使:“汉孰与我大?”之前,中原不知有滇,滇人不知有汉。两个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可以说是第一强的国度,彼此相邻却互不知。

据考证,“滇”是中国西南边疆古代建立的古王国,主要分布在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云南省中部及东部地区。滇国区域在云南的中部和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连接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片区,学术界认为,滇国的领土主要位于滇池周围,东至石林、泸西一带;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即一个东西宽约150公里,南北长约400公里的区域。

关于古滇王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大约在公元前339年,楚国欲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西南,派楚将庄蹻入滇。不久,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庄蹻失去了与楚国本土的联系,于是,“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是史料中明确记载的一代滇王,在他之前是否有滇王存在,已无从考证了。

不可思议的古滇文明

滇国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而且因崇峻岭与中原隔绝,因此养育了独特的滇文化。

20世纪60年代末,在中国文物考古界,有次惊人的发现,这就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这一文物的出土翻开了古滇王国文明历史的一页。

“牛虎铜案”是滇国当年祭祀时盛放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千克,形状为一头站立的大牛,四蹄就是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下站着一头小牛。大牛身后是一头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大牛颈部肌肉丰满,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一种头重尾轻的感觉,但其尾部铸就的猛虎用一种后坠力使案身恢复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更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性。

滇国青铜器,无论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显得更加开放和富有创造性,以丰富多彩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精湛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与中原的国之重器鼎相对应,滇国也有自己的国之重器——铜鼓。滇国铜鼓制作精美,鼓面有太阳纹、晕圈,装饰翔鹭;鼓身分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装饰羽人、舞者、舟船、牛等花纹。



古滇国“牛虎铜案”。



古滇国青铜人像。

图腾崇拜在滇文化中表现得也非常强烈。滇人崇拜蛇,认为蛇是农耕之神,认为自己是蛇的子孙,并因此逐渐发展和形成了独特的蛇文化。从蛇图腾的超人神力,如祭祀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制成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纹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他们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驱赶邪恶和疾病。

考古学上的千古之谜

一个曾经强盛的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群伟大的创造者怎么会突然就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没留下任何线索?这些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历史上真有古滇国的存在吗?

“庄蹻王滇”之后,滇国何如,并无所记载。当历史断片儿一个多世纪之后,考古工作者们再次提及了这座久违的神秘王国。1955年至1960年,考古工作者们在滇池之滨的晋宁县石寨山发掘了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墓葬,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被挖了出来,《史记》有关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史实得到了印证,这充分说明古滇王国确实存在。

古滇国的魅力在于它的未解之谜,有关其种种推测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也让学者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

战争,灾害,还是阴谋?考古工作者杨凡发现,滇王受印之后,滇国所属西南地区部族与汉王朝开始持续冲突。但滇国的消失是否与这场冲突有关却不得而知,后来的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到滇国被汉军所灭的任何证据。

一些人认为,随着汉代郡县制在滇国生根,中原官员在滇国强力推行汉地文化,终至滇国消亡。“融合不可能一时便完成,这类说辞也找不到考古和历史学证据。”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对此心存疑虑。也有学者推测,郡县制在滇国推行之后,汉地移民涌入,与滇人竞争良田和水源,直至矛盾激化,终酿灭国之难。滇人被迫南迁,消失融合在南方少数民族之中。

经田野考证,如今云南哈尼族巫师的舞步,与古滇国青铜器上展现的祭祀舞蹈惊人相似;而一些傣族分支至今仍然盛行着与古滇国祭祀如出一辙的鸡卜巫术。历史的真相并不十分明朗,时至今日,古滇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古滇国的都城在哪里?谁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古滇国的社会性质是什么?抚仙湖水下古城是否为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城?这四大千古谜团使古滇国的真面目依然神秘。关于古滇王国的这些未解之谜,只能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了。

发现

重庆:考古发掘廓清龟陵城结构布局

新华社重庆6月30日电(记者 刘恩黎)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获悉,涪陵区龟陵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日前已初步完成,考古人员目前已基本摸清龟陵城遗址的遗存类型及现状,廓清了遗址的布局 and 结构。

龟陵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玉屏社区一组,地处长江北岸上桥河与长江交汇处,东距涪陵城区10公里,西临上桥河。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研究院于2017年开始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已发现城墙、城门、炮台、建筑基址、道路、排水沟、蓄水池、题记等遗存。据介绍,龟陵城山顶内城平面呈“鱼”形,最高点为中部的王子顶(海拔308米),其余区域地势较平坦,周缘现存有城墙885米,东西两侧各设城门一座,环城圈内有炮台8座、排水沟7条、道路1条,城内有水塘1处、水井1眼、房址3座、建筑基址2处及大量礮石。

河南义马发现春秋时期墓葬群

新华社郑州7月1日电(记者 谢江)河南省考古队6月30日宣布,在义马市开祥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原上石河村)发掘春秋时期土坑墓葬21座、马坑6座,出土铜、陶、玉等各类文物近500件。

21座墓葬均呈长方形,其中20座发现有椁有棺,方向基本为南北向,墓葬底部四周有熟土二层台。6座马坑共清理出28具马骸,其中4座马坑分别埋有6匹马,2座马坑埋有2匹马。马头向北,侧躺摆放,马坑内陪葬有狗,还在2座马坑内出土少量铜马器。

在正在挖掘的93号墓椁室内,考古人员发现四鼎四簋,以及铜方壶、铜盘等青铜礼器,椁室四周及棺盖板发现有铜鱼、铜翼、石贝、陶珠等荒帷(俗称棺罩)装饰,是本次发掘中级别最高、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墓。

杭州: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

新华社杭州6月26日电(记者 冯源)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长什么样子,他们的“菜单”上有哪些食物,他们当时使用文字吗……历经10个月闭馆改陈,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重新开馆,全方位展现良渚考古新成果。

良渚博物院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重新开馆的良渚博物院没有改变原有建筑立厅和展厅格局,辟有三个展厅和一个临时展厅。前三个展厅分别展示良渚遗址的地理位置、时间序列以及古气候和环境、一脉相承的文化谱系及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以及良渚文化玉器系统,临时展厅则展示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

良渚博物院于2008年建成开放,前身是1994年建成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遗址于1936年首度发现,良渚文化于1959年命名,而近10年来,良渚考古取得了包括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等在内的一系列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现,让世人重新看到一个存在于5300年前到4300年前的古代王国。因此,此次改陈在全面介绍良渚文化的基础上,着重地展现了最新的考古成果。

甘肃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出土大量西夏文经文残片

新华社兰州6月19日电(记者 连振祥 王铭禹)甘肃省武威市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新进展,目前已经出土数万枚擦擦和大量经文残片,还出土了一件清朝顺治年间的纸质公文快递袋。

西夏亥母寺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雪野介绍,目前已经从遗址中出土了10万多枚擦擦。“这是甘肃境内藏传佛教寺院发现擦擦数量最多的寺院。”赵雪野说。除擦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汉文、藏文、西夏文经文残片,《新唐书》残片,以及一些西夏文献残卷。